

宰相轶事

(三)

三思 主编

目 录

赵普：乱世书生	1
诸葛亮：鞠躬尽瘁	50

赵普：乱世书生

一、滁洲联宗

公元 956 年，周世宗柴荣亲征淮南。

周将赵匡胤袭破清流关(今安徽滁县西北)，占领滁州(今安徽滁州市)。世宗命翰林学士窦仪，到滁州登记库藏，匡胤一一交付。既而匡胤又想取用库中绢匹。窦仪阻止说：“公初入滁州，即便将库中宝藏一律取去，也属无妨，今已经登记为官物，理应等皇帝的诏书到后，才可以支付。”匡胤听闻，非但不怒，反而婉言谢过，说：“学士说的对，我知错了！”

过了一天，又有军事判官赵普到来，与匡胤相见。两人谈论得十分投机。

赵普，便是后来宋王朝的开国元勋，历事太祖、太宗两朝，三度入相，晋爵太师魏国公。他生于后梁末帝龙德二年(922 年)，字则平，原籍幽州蓟县(今北京西南)。父迥为避赵德钧兵乱，迁居洛阳。赵普读书不多，自幼学习吏事。成年后被聘为永兴军节度使刘词幕僚，因周相范质的推荐来到滁州。赵普同匡胤本就认识，这次相见，二人格外喜悦。

匡胤部下，受命清乡，抓捕到一百多名乡民，说他们都是盗匪，打算斩首。其他人对此无有异言，只有赵普出来反对。他对赵匡胤说：“未曾审问明白，就将他们一律杀死，倘或诬良为盗，岂不误伤了人命？”

“书生所见，未免太迂腐了。须知此地百姓，本是我们的俘虏，我将他们一律免罪，已经是法外施恩，现

在又甘愿作盗匪，如果不立即将其正法，怎么警告众人呢？”匡胤笑道。

“南唐虽然是我们的敌国，百姓到底有什么罪过？况且明公素有大志，很想统一中原，怎能将他看作秦越一般，自己划出界限呢？王道不外乎行仁，还请明公三思！”赵普说。

匡胤见他这么执著，就说：“你如果不怕劳苦，就烦请你去审讯吧！”

赵普便去，一一讯问，多无证据。于是向匡胤禀告，除过确有赃物可以定罪的外，其余全部释放。乡民们非常高兴，都称赞匡胤仁慈而明察。

赵普的细心、周到和先见之明给匡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凡遇有疑难问题，匡胤都同他商榷。赵普对这位志向不凡、威武英明的将军也格外器重，一心效忠，知无不言。

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，这次也随周世宗出征。他奉命夺取了扬州，后留韩令坤居守，自己领兵来到滁州城里。不久后，弘殷生起病来，匡胤早晚在侧侍奉。

忽由扬州传来警报，言说唐军大至，要求救援。周主也有诏书到来，命匡胤速往六合，兼援扬州。匡胤内奉君命，外迫友情，不能坐视。但见父亲病势日重，又不忍远离，公义私情，交织心头，使他进退两难，难以决断。当下找来赵普商议。赵普说：“君命不可违，请公即日前往。如果考虑到尊翁，我赵普愿意代公尽一个儿子的责任。”

“这事怎么敢烦劳你呢？”匡胤有点过意不去。

“公姓赵，普也姓赵，彼此本属同宗。如果不嫌我的名位，公父就是我父，一切视寒问暖及进饭奉药等事，

统由普一人负责，请公尽请放心！”赵普说。

匡胤见他说得这么诚挚，非常感激，拜谢赵普，说：“既蒙顾全同宗之谊，此后当视为手足，誓不相负。”

赵普连忙答礼：“普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怎敢受此大礼？”

匡胤于是留赵普居守，把公私各事，都委托给他。随后，选了两千名精兵，当日出发。

唐军攻不下扬州，便移兵去打六合，赵匡胤力败唐军。周世宗班师回朝，因赵匡胤等在外久劳，也令还朝。匡胤在六合接到命令马上领兵回滁州，入城探望父亲。父亲的病已经好了。他给儿子说：“全靠赵判官一人日夜侍奉，病才慢慢好了。”匡胤再次向赵普拜谢，等到来替代的将领一到，匡胤便与父亲、赵普一同回汴都(今河南开封市)。

到汴都后，匡胤随父入朝，世宗大加犒赏。他向世宗引荐赵普，说：“判官赵普，具有大材，可以重用，希望陛下明察！”世宗点头。

退朝后，封弘殷为检校司徒，兼天水县南；封立有大功的匡胤为定国节度使，兼殿前都指挥使；赵普为节度推官。三人上表谢恩。

这样一来，禁兵便由匡胤父子分管。赵普也开始成了赵匡胤的幕僚。

不久，弘殷旧病复发，医治无效而死。

二、计立新君

公元 595 年 4 月，周世宗从沧州(治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)进兵攻辽，益津关(在今河北霸县)、瓦桥关(在今雄县西南)、莫州(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)均降。5 月，瀛州(今河北河间)又降。

周世宗非常欣喜，便欲一鼓作气进攻幽州(今北京城西南)。谁知途中感上寒症，炎热的夏天，偏冷得他不停地发抖，拥上棉被也不觉暖活，一连几天不见起色。他曾在商议进攻幽州的宴席上，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将领说：“不捣辽都，决不返师！”将领们想请驾还都，又怕触怒他，不敢前去奏请。深受世宗信任和倚重的赵匡胤将军对大家说：“主病未好，这样停留在此，倘若辽兵大至，反为不美。等我去奏请还都好了。”

匡胤来到御榻前，毕恭毕敬地问了安，然后谈到军事。世宗说：“本想乘胜平辽，不料朕身体欠安，延误军机，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匡胤见世宗已有所动摇，便婉言道：“大概老天还不想绝灭辽国，所以圣躬不安，不能马上荡平它。如果陛下顺天行事，暂且搁置不问，臣以为老天一定会降福，圣躬自然会安康了。”

世宗犹豫了半晌才说：“卿言也是。朕且暂时回都，卿可将各处兵马调回，明天就启銮吧！”

匡胤退下，马上传旨，调回李重进、孙行友等，一面准备回都事宜。

赵普夜见匡胤，问了世宗病情，寻思了一会，然后对他说：“主上的病看来是难好了。一旦辞世，七岁的孩子继位，明公的处境就吉凶难料了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匡胤关切地问。

“明公为周拓疆略地立下大功，威名远扬，众将畏服；现又分掌禁军，权大威重。少主无恩于明公，诸将又无一人可与明公相媲美。自唐末以来，国家兴替，全因武将擅权。明公处此，能不为少主和群臣所疑吗？为人所疑，岂能不危？明公若能顺势而为，趁此开创基业，非

但不危，而且会大富大贵。祸福吉凶，全由明公。”赵普说毕，两眼紧盯匡胤。

匡胤深思良久，抬头对赵普说：“周主对我有大恩德，怎么可以背负他？”

“如果明公将来能妥善地安置周室，就可以了。有非常之人，才有非常之事。何必为此牵怀？不然，将会自陷窘境，不知明公大志何日可伸了。”赵普又进逼一步。

匡胤思考一下，口中说出“张永德”三字。

赵普马上接口道：“普自有办法。”随即在匡胤耳边低语了几句，匡胤点头称是。二人又商讨了一阵，方各自歇息。

第二天，周主起床升座，命令将瓦桥关改为雄州，让韩令坤留守，将益津关改为霸州，让陈思让留守，然后乘舆启行，匡胤等均随驾南归。世宗在路上觉得稍微好了点，就从书囊中取出文书批阅。突然看到里面有一方木板，上写五个大字：“点检做天子。”世宗非常惊异，细细看了一回，仍旧收藏在书囊中。等回到都中，便把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官免了。永德的妻子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儿，他和世宗是郎舅关系。世宗担心他会象石敬瑭那样阴谋篡夺周室，所以将他免职，改任自己认为忠勇仁孝的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，兼检校太傅。匡胤的声威自此更盛。

宰相范质等人，因世宗病未痊愈，请立太子以正国本。世宗便立儿子宗训为梁王。宗训才七岁，懂得什么国事？只不过挂个虚名。这一年，皇后符氏去世，世宗又册立皇后的妹妹为继后，入宫不久，世宗的病又加重了。没过多天，急召范质等人入受顾命，重言叮嘱，让他们好好地辅佐太子。当天晚上，世宗驾崩。范质等奉梁王

宗训即位，尊符后为皇太后。一切典礼，皆遵旧制。

匡胤被改任归德军节度使，兼检校太尉，仍任殿前都点检，以慕容延钊为副都点检。延钊和匡胤交情笃厚，人称莫逆，这时又同在殿廷共事，格外亲切。所谈之事，别人是不能知道的。赵普对匡胤说：“权柄已重，局势已成，勿失时机。”匡胤点头，两人密语了很长时间。

转眼之间，到了元旦，这是小皇帝宗训纪元的第一天，文武百官都去朝贺，气象很是宁静安康。过了几天，忽然有真(今江苏仪征)、定(今河北定县)二州的急报传至京都，称：“北汉主刘钧，联络辽兵入寇，声势甚盛，请速发大兵防边！”

小皇帝宗训，只管嬉戏玩耍，那管他什么军国大事！二十几岁的符太后得知后，急召范质等人商议。范质奏道：“都点检赵匡胤忠勇绝伦，可任命他为统帅，副都点检慕容延钊，骁勇骠悍，可令作先锋；再命各镇将领会集北征，全部由匡胤调遣，统一指挥，定会万无一失。”符太后紧悬的心才落了下来，连忙命赵匡胤会师北征；慕容延钊率领前军，先行出发。

延钊领命，选好精兵，即日起程。赵匡胤调集各处镇帅，石守信、王审琦、高怀德、张令铎、张光翰、赵彦徽等，陆续到来，于是祭旗兴兵，分队进发。

这时，都城谣言很盛。人们三三两两地在一处议论：“世宗征辽回来，路上得到一面木牌，上说‘点检做天子’，结果把张永德给免了，任了赵匡胤，怕这话要应在赵点检身上了。命里没有甬强求！天意难违！”

“赵点检声名显赫，方面大耳，怕是个真龙天子。”

“听说将要册立点检做天子。你看这队伍过来过去的，怕是有乱了。”

传来传去，都中人心惶惶，百姓竟成群结队地逃出城去躲了。

宫廷里面却很安静，并不知道外面传出这种消息。

匡胤率领大军，按驿前进。兵到陈桥驿(今河南开封市东北陈桥镇)已是傍晚时分，太阳将要下山。匡胤命各军扎营，住宿一晚，第二天再进。他同将领们一起用过饭，因多喝了些酒，便早早进寝室休息去了。

当晚，曾受赵普悄悄拜访过的都指挥江宁节度使高怀德站出来对众将说：“主上新立，况且又很幼弱，我等身临大敌，虽出死力，何人知晓？不如顺天应人，先立点检为天子，然后北征，不知道公意下如何？”

众将对幼主的确无信心，而对匡胤素来拜服，出城时又见百姓众说纷纭，以为民心所向，所以，一经怀德挑头，便一同响应：“高公说得很对，我们就依计速行。”

“这事须禀明点检，才可以照此施行。但恐点检不应允，好在点检亲弟匡义也在军中，暂且先同他说明白，叫他进去告诉点检，才可望成功。”都押衙李处耘说。

大家一起赞同，便邀来匡义商议。

“这事非同小可，先同赵书记计议一下，再来决定。”匡义说。

这里的赵书记说的是赵普。他已不是节度推官了，而是以归德掌书记的职务，随同赵点检出征。匡义将此事通知赵普，赵普说：“主少国疑，怎能定众？点检素有威望，中外人心所归，一人汴京，就可以正帝位。今晚安排妥当，明天明晨便可以行事。”

匡义同赵普一起出庭，赵普调遣诸将，说如何如何，可使点检不得不为天子。

第二天，天近拂晓，将领们一齐逼近匡胤寝室，争

呼"万岁"。

“点检还没有起床，诸公请不要高声！”寝门侍卫摇手打断说。

“今天册立点检为天子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”大众说。

话音甫定，匡义便分开众人进去，正好赶上多喝了点酒的匡胤惊醒过来。

“室外何事？”

匡义将外面情形大略说了一下。

“这、这事可行得么！”匡胤看上去有些张惶地说。

“众将拥戴，兄长不妨就为天子。”匡义劝说。

“且等我出去看看情况，再作计较。”匡胤说。

匡胤走出门来，众将宝剑露刃环列在外，一齐呼道：“诸军无主，愿奉点检为皇帝。”

匡胤还未来得及回答，高怀德已捧进黄袍，披在匡胤身上。擅披黄袍已是死罪，众将校又一律下拜，三呼万岁，不由生米不成熟饭。

赵点检骑虎难下，显得有点无奈。他对众人说：“事关重大，怎么可以仓猝举行？况自我曾世受国恩，怎么可以妄自尊大，擅行此不义之事？”

赵普马上接口道：“这是天命所归，人心所向，明公如果再推让，反会上违天命，下失人心。如果为周家考虑，但教礼遇幼主，优待故后，也就算是始终不优待他们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将士们已将匡胤拥上马去。匡胤揽住缰绳，对众将道：“我有号令，你们能否听从我？”

“能！”众将齐声回应。

“太后和主上，我当北面侍俸他们，你们不得冒犯！”

京内大臣，与我是同僚，你们不得欺凌；朝廷府库，以及百姓之家，你们不得侵扰！如能听从我的命令，后当重赏。否则，将戮及妻子儿女，决不宽贷！”匡胤严肃地说。

众将听令后又拜，无不赞同。匡胤这才整顿兵马，开回汴京。派楚昭辅和客省使潘美，加鞭先行。

潘美先去授意宰辅，楚昭辅去抚慰匡胤家人。两人驰马入都，都中才获知消息。

当时正是早朝时间，突闻此变，君臣都吓得不知所措。

“卿等保举匡胤，怎么生出这种变端？”符太后埋怨范质，说着呜咽地哭了起来。

“待臣出去劝谕他们。”范质嗫嗫嚅嚅地说。

符太后也不多说，洒泪还宫。

范质退出朝门，同右仆射王溥商讨对策，王溥也无言以对。正在彷徨，忽见家人来报：“叛军前队已进城了，相爷快回家去！”二人闻言，一溜烟跑到家中去了。

匡胤前部都校王彦升果然带着铁骑驰入城中，正好碰上打算召集禁军守城的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韩通。韩通出言不逊，彦升追至韩家门内将其劈死，并把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斩尽杀绝，然后出东迎接匡胤。

匡胤领着大军从明德门入城，命令将士一律归营，自己退居公署。

过了一会儿，军校罗彦环等，将范质、王溥等人拥入署门。匡胤见了，呜咽哭着说：“我受世宗厚恩，被六军逼迫至此，违负天地，怎能不汗颜呢？”

范质等人刚要开口，罗彦环严厉喝道：“我们无主，大家商议立点检为天子，那个再有异言，如或不肯从命，我的宝剑决不容情！”说毕，拔剑出鞘，挺刃相向。

王溥面如土色，退下台阶向匡胤跪拜。范质不得已也拜。匡胤赶紧下阶扶起二人，让他俩坐下，然后商讨即位事宜。

“明公既为天子，怎么处置幼君呢？”范质试探地问。

“就请幼主效法尧禅舜的故事，他日将以虞宾相待。如此，便是不负周室。”赵普在旁答道。

“太后和幼主，我曾北面臣事，早已下令军中，誓不相犯。”匡胤补充说。

“既然如此，应该召集文武百官，准备受禅。”范质说。

“请二公为我召集，我决不薄待旧臣。”匡胤说。

范质、王溥当即退出，入朝宣召百僚。日晡时分，百官才齐集朝门，分立左右。

这时，石守信、王审琦等拥着匡胤从容登殿。翰林承旨陶谷即从袖中掏出禅位诏书，递给兵部侍郎窦仪，由窦仪宣读诏书道：

天生丞民，树之司牧。二帝推公而禅位，三王乘时而革命，其揆一也。惟予小子，遭家不造，人心已去，天命有归，咨尔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，兼检校太尉赵匡胤稟天纵之姿，有神武之略，佐我高祖，格于皇天，逮事世宗，功存纳麓，东征西讨，厥绩隆焉。天地鬼神，享于有德，讴歌讼狱，归于至仁，应天顺人，法尧禅舜，如释重负，予其作宾。于戏钦哉，畏天之命！

窦仪读毕，宣徽使引匡胤退到北面，拜受制书；旋即扶着匡胤登崇元殿，加上衮冕，即皇帝位，百官朝贺，“万岁”声响成一片。礼毕，即命范质等入内，将幼主和符太后胁迁到西宫。孤儿寡母呜咽哭着去了。

当下由群臣商议，称周王为郑王，符太后为周太后，

下令周宗正郭玘祀周陵庙，仍令岁时祭享，一面改定国号，称之为宋朝，纪元建隆，大赦天下。追赠韩通为中书令，加以厚葬。然后封赏佐命元勋：授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，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，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，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，张光翰为江宁军节度使，赵彦徽为武信军节度使，并皆掌侍卫亲军；提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，副点检一缺，让高怀德兼任；赐皇弟匡义为殿前都虞侯，改名为光义；赵普为枢密直学士。为安定政局，匡胤仍让周宰相范质依前任司徒兼侍中；王溥仍任司空兼门下侍郎；魏仁甫为尚书右仆射，兼中书侍郎，均为同平章事。

明里暗里出谋划策，使赵匡胤登上帝位的赵普，得到的只是一般的官职。作为政治家、作为同匡胤有着特殊关系的赵普，对匡胤的做法是理解的。因此，他没有发牢骚，一如既往地巩固新皇朝出力。

三、劝主亲征

匡胤登位以后，经赵普、窦仪穿针引线，将韶年守寡的妹妹，嫁给正在悼亡的高怀德。这位曾将黄袍加在匡胤身上的高将军，便成为尊贵的皇亲国戚了。

蜜月不久，忽有一道诏书传入高府，令他讨李筠，即日出师。怀德拜受诏书后，进去对公主说：“北汉主刘钧，这一次与李筠连兵，是真来入寇了。”旋即辞别公主，入朝去了。

李筠是太原人，历事唐、晋、汉三朝，战功赫赫。周时提为检校太尉，领昭义军节度使，驻节潞州(今山西长治市)。

匡胤受禅，加封李筠为中书令，派使赐册。李筠在属下劝说下勉强接受，心中很是不服。北汉主得知，派

人送来蜡书，约筠一同起兵。李筠便欲起事。长子守节劝谏不听，反惹动他一腔怒火。

“你晓得什么？赵匡胤欺侮孤儿寡母，诈称辽、汉犯边，出兵陈桥，收买将士拥立自己，回军逼宫，废少主，幽太后，大逆不道，我还好北面事他吗？”李筠斥责。

于是，在宋建隆元年(960年)四月草定檄文，历数匡胤不忠不孝之罪，布告天下；一面请北汉发兵，一面派骁将詹伯往袭泽州(今山西晋城东北)。

北汉主刘钧率兵前往，李筠在太平驿迎接，拜伏道旁。刘钧面封李筠为平西王，赐马三百匹。相谈时，李筠略言：“受周厚恩，不敢受死。”刘钧默然不语。原来周和汉是世仇，李筠提到周朝，反惹起刘钧猜疑。他让宣徽使卢赞监督筠军。

李筠同卢赞一同返回潞州，心中很是不平，又见汉兵人少，越加后悔。无奈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只好让守节居守，自己率军南来。

警报传到汴都，宋太祖赵匡胤即诏命石守信为统帅，高怀德为副，兴师北伐。

赵普入宫见匡胤，说：“李筠如果西下太行，直抵怀孟，扎寨虎牢，据住洛阳，将会养成大势，难以应付。另外，禁卫军里有许多曾是李筠的旧部，难保不生变端。陛下初定大位，人心未稳，此次北征关系重大。须统帅诸将亲征为是。”太祖颌首称是。

石守信、高怀德朝见匡胤，礼毕，匡胤宣谕道：“二卿此行，慎勿纵李筠西下太行；必须迅速进兵，扼住要隘，自可以破敌。朕将亲为你们的反应。”

二人叩头领旨，退朝后即整军出发。路上，又听说太祖派慕容延钊、王全斌出兵东路，夹击李筠，便大胆

前进。大军行至长平(今山西高平西北)，同李筠军遭遇，两军鏖战一场，未见分晓，天晚各自收军。

第二天又战，正杀得难分难解，慕容延钊率军赶到，突入敌阵，敌人顿时大乱。石守信、高怀德乘势掩杀，敌军败逃。宋军追了一程，才退了回来。

石守信同慕容延钊、高怀德商量进兵。

“王全斌将军已绕道捣泽州，我们应去接应才是。”延钊说。

石守信便传命三军并进。行数十里至大会砦。大会砦依山为固，易守难攻，李筠收集败兵在此把守。宋兵猛扑数次，都被矢石射回。后用延钊之计，准备埋伏，诱敌出砦，大胜李筠。李筠返奔至砦，砦外已竖起大宋红旗，一员金盔铁甲的宋将领着宋兵从砦内杀出，李筠莫名其妙，吓得向西北方向逃窜。

这位从砦内杀出的宋将就是王全斌。他原打算潜往泽州，因见路径复杂，恐怕孤军有失，中途返回，绕出大会砦，来会石守信和高怀德。不想正赶上敌军离砦出战，便趁机占据了它。入砦之后，全斌说明一切，大家全都欢喜。忽有殿前侍卫来到，报称御驾将至，诸将离砦十里迎接。赵普也随同前来。

第二天，匡胤即下令亲征。大军陆续出发，将至泽州，敌人择险据守，扎下数营。匡胤使命进攻，一一摧垮，李筠跑入泽州。宋军追至城下，四面围攻，破城而入，李筠自焚而死。

过了一天，宋军又进攻潞州。守节向北汉主求援，北汉主刘钧早已逃跑，无奈，只好向兵临城下的宋军投降。宋太祖赵匡胤授以团练使之职。

平定潞州之后，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便成了宋太祖

的心腹大患。

李重进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，生长在太原，历事晋、汉、周三朝。周末任为淮南节度使，镇守扬州。匡胤禅位，加授中书令之职，命他移镇青州(今山东益都)，以便就近压制。重进本来同匡胤并肩事周，分握兵权。匡胤受禅后，恐为所忌，常不自安；等到移镇命下，心中更是不满。李筠攻宋的消息传到扬州，重进派亲吏翟守珣到潞州联络，打算南北夹攻。

翟守珣未去潞州，反而悄悄来到汴都求见太祖匡胤，太祖问明虚实，便对守珣说：“他无非防朕加罪，因而另作打算。朕今赐他铁券(免死牌)，誓不相负，他能相信不？”。

“臣观重进终有异志，愿陛下事先预防！”守珣说。

“朕同你相识多年，所以你特来报朕，可以说是不负故交了。但朕想亲征潞州，恐重进乘虚掩袭，多一掣肘，烦你规劝重进，让他缓发，不要使二凶并发，分我兵力。待朕平定潞州之后，再征重进，就比较容易了。”太祖说。

太祖厚赐守珣，守珣遵旨返回扬州。见了重进，说了一派谎话，止住重进发兵。太祖北征时，特派方宅使陈思海奉着朝书，赐重进铁券，以稳重进之心。重进留住思海，只说待太祖回汴，一同朝见。

太祖凯旋，重进心中有些惊惧，准备整理行装，随思海入京朝见。后听部将谏阻，恐入京难返，便写了密书送往南唐，约它一起反宋。南唐竟将重进密书派人呈入太祖手里。太祖勃然大怒，即命石守信、王审琦、李处耘、宋惶四将公领禁兵，出征重进。四将即领兵南下。时为建隆元年(960年)九月。

宋军迁延未克，赵普又劝太祖亲征。

“诸将统帅大军，重权在握；加之他们曾是周室将士，以周之将士攻周之贵戚，不有无虑。一旦有变，怎么办呢？以臣愚见，陛下还是亲征为好。”

“卿虑甚是，朕当亲征。”

十一月，赵普随太祖亲征扬州。重进见太祖亲征，非常惶恐，眼看城池难保，便举家自焚。重进死后，全城混乱，宋军一举攻克。翟守珣向太祖请求，将重进遗骨收拾装棺，予以埋葬。

赵普两次劝太祖亲征，无非防手握重兵的将帅兵变，危及初创的宋家基业。二李既灭，这位太祖倚重的臣子，便图谋起可以使宋王朝长治久安之策。

四、劝主集权

匡胤征灭二李，返回汴京，翟守珣被提拔为供奉官。有时匡胤命守珣随驾微服出游。

“陛下幸得天下，人心未安，今乘舆轻出，倘有不测，为之奈何？”守珣劝谏道。

“帝皇创业，自有天命，既不能强求，也不能强拒。从前周世宗在的时候，见到方面大耳的将士，时常杀死，朕整日侍侧，也未曾受害。可见，只要天命所归，是绝不会被人暗算呢。”匡胤笑道说。

有一天，匡胤又微服来到赵普府第。赵普赶忙出迎，引入厅中。拜见完毕，也劝太祖要谨慎小心。

“如果有人应得天命，任他所为，朕也不去禁此呢。”匡胤又笑道。

赵普也知匡胤继位，虽有天意，但“人谋”的成分有多少，他心里最明白。匡胤的辩解怎能消除这位忠臣的疑虑。